

舞 钢 区 文 史 资 料

(第二辑)

(内部刊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平顶山市舞钢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舞 钢 区 文 史 资 料

顾问 姚世明 杜乔祥 聂登城

郭学昌 司自修

主编 范廷芳 杨稼生

责任编辑 黄培义 宋嘉宾

目 录

新四军在舞钢区的革命斗争史

奇袭史聘侯·····	2	· 黄培义 宋嘉宾整理
袭击国民党舞阳县政府·····	4	· 孙明谦
日伪军尹集被歼记·····	7	· 宋嘉宾整理
袭击日伪据点大韩庄·····	9	· 宋嘉宾整理
围歼杨梦浦始末·····	11	· 宋嘉宾整理
史聘侯和史玉亭·····	13	· 袁典卿
舞阳铁矿冶铁小史·····	30	· 董文安 黄培义
舞钢区建置沿革概述·····	39	· 董文安
接官厅与甘棠寨·····	53	· 魏殿卿
目睹日寇两次来犯尚店·····	55	· 孙明谦
日寇在朱兰的罪行·····	58	· 黄培义 宋嘉宾整理
冯玉祥追王太·····	59	· 孙明谦
赵重劫洋人·····	63	· 曹东亮
郭培欣和他演奏的“轧琴”·····	69	· 吉振京
舞钢区南山中草药一览·····	73	· 刘焕峰
舞钢区方言亲属称谓述略·····	77	· 王定翔
黄心一先生来信·····	102	·
更 正·····	105	·
稿 约·····	106	·

新四军在舞钢区的革命斗争史

编者按:

舞钢区是抗日战争后期新四军开展革命活动的根据地。1944年,侵华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河南战场上国民党汤恩伯部队不战而逃,大部分县市沦于敌手,舞阳也在6月9日沦陷。党中央为了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和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决定派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三五九旅南下,发展河南,同时抽调鄂豫李先念同志的新四军第五师的部分部队北上,发展豫南、豫中,并和北面南下的八路军打通联系。新四军五师派出第十五旅副旅长黄林同志,组织豫南的游击兵团(后改称河南挺进兵团),带领一个团的兵力1000余人,于7月下旬从罗山出发,10月到达嵯峨山。此后于1945年2月至7月在舞钢区进行了五次激烈战斗,建立了舞叶方泌抗日民主县政权。根据有关史料,将这五次战斗叙述如下:

奇 袭 史 聘 侯

黄培义 宋嘉宾整理

一九四四年春夏之交，日寇进犯中原，舞阳沦陷。国民党舞阳县政府迁到南山长岭头，委任史聘侯为舞阳县保安团第一大队长，有枪四百多支，编成四个中队，一个特务队，号称“千人”，实不足六百人。集中驻扎在尹集乡唐寺沟附近七个村庄。其兵力部署是：大队部驻唐寺沟，第一中队驻缸窑坡村，队长鲁公美；第二中队驻陈场村，队长徐培恒；第三中队驻里沟，队长刘禄臣；第四中队驻石灰刘村，队长董景尧。第一中队鲁芳分队三十人驻守在距离唐寺沟南十里的摩轴峡谷口的赵庄、何庄，作为前哨。

史聘侯这支部队名曰抗日游击队，实为地方土顽武装。新四军派人争取联合他们一道抗日，被无理拒绝。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日寇进犯尹集，史聘侯只派出一个分队驻守尹集。当日军刚接近北门时，他们就慌忙撤出尹集逃进深山，日寇不费一刀一枪就占领了尹集。史聘侯为了勾结日军，还指派葛川当了尹集的维持会长。

史聘侯是舞阳县南部大土豪，他组织这支队伍明讹暗抢，实为顽匪。史聘侯所辖地盘，是甘棠乡东十保，平均每保养活一百个兵，一保十甲，一甲廿户，每两户就要养活一个兵。当时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游击队，吃饱睡，敌人来了往后退。游击队，不保国，牵人家牛，背人家

麦。”

一九四四年十月，新四军豫南游击兵团在司令员黄霖率领下，进入河南嵯峨山地区。为了接应南下的八路军武装部队，必须消灭史聘侯这股顽匪，才能向北发展。战斗打响前，黄霖司令员派出侦察员反复做了多次侦察，全面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整个峡谷地形。农历甲申年腊月二十四日（公历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夜，黄霖司令员率四团全部、三十九团一个营、二团一个连，从嵯峨山出发，绕道象河关，于次日凌晨三点钟，进入摩轴峡谷。根据预定计划，先扫除摩轴峡前哨敌人。当新四军进入敌前哨阵地时，敌哨兵回住房烤疥疮被我包围，三十余人全部被俘。我部继续向唐寺沟挺进，于拂晓前爬上了唐寺沟南侧的九头崖，压住了山顶。大部队以唐寺沟周围的七个村庄为中心，兵分三路（东边马鳖岭一路、东北一路、西面一路），神速迂回到黄湾一带，从三面包围了驻在唐寺沟的史聘侯大队部和四个中队驻地，唯在九头崖方向网开一面。此时我蜘蛛山指挥所发射了三颗红色信号弹，我军从东西北三面发起猛烈攻击，迫使敌人向九头崖方面逃窜。当敌人全部人马溃逃至九头崖下时，我尖兵部队突然从山顶压下来，把敌四面包围在九头崖下的开阔地带，六百余人成了网中之鱼，全部被迫缴械投降，四个中队长三个被俘。接着，在陈场南边水泉沟石棚里活捉了史聘侯。几个小时之内彻底干净歼灭了这个反动的地方武装。史聘侯在解往嵯峨山时于中途逃跑，一个月后在逃往南阳的路上，被砸死在社旗县一带。被俘士兵经过教育，一部分自愿加入了新四军，大部分释放回家。

（本文整理黄培义、宋嘉宾，在平顶山市舞钢区政协工作）

袭击国民党舞阳县政府

孙明谦

1945年2月，新四军消灭了顽匪史聘侯后，国民党舞阳县县长刘馨吾成了惊弓之鸟，率领保安团、国民兵团警察队等500余人，逃到尚店乡的王店、李楼一带，抓兵拉夫，骚扰百姓。另外他还用300块银元“请”来了驻扎在泌阳县象河关的国民党“别动军”的一个分队，进驻李楼据点，和国民兵团共同防守。在周围的阎庄、竹园、连岗等村布满了武装，固守顽抗，成为新四军向北挺进的障碍。

新四军河南挺进兵团司令员黄霖为了扫清向北发展的障碍，决定先摸清李楼的军事部署情况。将这个侦察任务交给由效信趁(共产党员)领导的地方抗日游击队。游击队派贾一道(共产党员)等两位同志到李楼进行了全面侦察。为慎重起见，黄霖司令员又派侦察员杨全印等同志再次进行侦察。经查明：李楼寨内驻警察队和国民党别动军的一个分队，李楼南边一华里处的下安村驻县保安团杨赞字大队，寨东北2华里处的连岗村驻国民兵团一个大队，寨西北一华里处的塔后村是县政府电台和粮库所在地，驻警察队一个班，由县警察大队长姚春生率领，寨北7华里的大黄庄设一个中队，队长李培录，寨西北5华里的王店街驻一个中队为外围一线，队长崔青枝。刘馨吾认为防守部署固若金汤，新四军无可奈何于他。

1945年2月23日（农历正月11），由黄林司令员率领4个正规连和一个警卫连从嵯峨山出发，急行军70里，于当晚11点到达李楼附近，兵分两路。一路从东北方向进攻连岗村；一路从西北方向进攻县政府电台、粮库所在地塔后村。黄林司令员亲自带队进攻连尚村，约在我尖头部队接近连岗村时，县国民兵团的一个大队长（兼兵役科科长）和几个士兵巡逻放哨，双方遭遇，新四军令其缴械投降，大队长企图顽抗，当即被击毙，其余士兵仓惶向王店方向逃跑。新四军趁敌人阵脚慌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攻下了连岗村，又直插李楼东寨门，并封锁了南寨门。另一路也攻下了塔后村，夺取敌电台、粮库后，立即封锁了北寨门和西寨门，将李楼寨四面包围。这时，新四军向寨内喊话：“老百姓不要害怕，我们是新四军，是捉拿刘馨吾的。”

“宽大俘虏，缴枪不杀。”刘馨吾本来应随县政府住在王店。但是他认为李楼有重兵防守，保险安全，故住在李楼。当他听到新四军是专门捉拿他时，吓得屁滚尿流，急忙带上两名护兵，让别动队掩护他，从南门突围。第一个窜出南门的护兵华昌，当即被我新四军活捉，别动军分队长被击毙。刘馨吾被迫龟缩回寨内。当时，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就让甲长张发有带上他亲笔信潜出寨外，到象河关西关庄向国民党别动军求援。拂晓前别动军赶到，在李楼南岗与新四军展开激战。寨内敌兵听到枪声，知道救兵已到。寨内的别动军分队首先逃窜，和增援的别动军汇合一起向雾云山方向逃去。刘馨吾趁机逃往方城小史店。

这次战斗，新四军牺牲战士17名，敌方国民兵团死4人，别动军死1人。黄霖司令员指示把阵亡的同志埋在老

庄，命名为“红军坟”。我军虽然付出如此代价，但摧毁了这支较大的反动武装力量，使舞、泌、方三县边区连成一片。

日伪军尹集被歼记

宋嘉宾 董建

新四军消灭了史聘侯，摧毁了舞阳县政府后，舞钢区南部山区已成为抗日活动地区，对舞阳县城的日寇是极大的威胁。因此日寇立即调集北舞渡的伪和平建国军关震亚一个旅，由副旅长尚振华率领进驻尹集，其兵力部署是：敌团部配一个特务连驻尹集寨内，寨西大刘庄驻一个营，寨北梁庄驻一个营，寨南小王庄驻一个营。尹集周围的蔡庄、连庄、赵庄也都分别驻有皇协军兵力。尹集寨内设有一个大据点。日军妄图把新四军阻击在尹集以东，堵住新四军向西发展的道路。新四军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对侵占舞阳县城日寇实行包围，乘敌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对其围歼。

1945年3月25日晚，新四军第十三旅三十八团一、二营由旅长周志坚带领，河南挺进兵团三团由司令员黄霖带领，从西平县下窑村出发，于26日凌晨3时左右到达尹集寨附近。黄霖司令员率部队从南侧迂回，周志坚旅长率部从东北包抄，尹集及附近之敌全部陷入包围之中。四时许，两支部队同时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激战，敌人死伤很多，外围之敌开始溃败，一部分被俘，一部分逃进尹集寨内。我军缩小包围圈，将敌人围在尹集寨中。当时考虑到寨内群众生命财产，黄霖司令员命令停止进攻，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令其缴械投降。尚振华眼看败局已定，被迫派出3

人出寨和新四军谈判。敌人提出交出长短枪支四十支、机枪一挺。黄霖司令员考虑到如果强攻，势必危及寨内群众，加之天已大亮，敌人援兵可能很快赶到，就命令围寨部队让开北寨门。尚振华缴出枪支后，率残部仓惶逃回北舞渡。

这次战斗歼灭敌伪军一个旅，俘800余人。缴获长短枪900余支，机枪18挺，手榴弹3000余枚。从此新四军基本控制了舞（阳）西（平）泌（阳）方（城）边缘地区、打开了崆峒山地区的抗日局面。战斗中新四军十七名指战员牺牲，周志坚旅长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时被流弹击中胸部而负伤。

袭击日伪据点大韩庄

宋嘉宾 整理

1945年1月，侵犯舞阳的日军，在八台西南6华里处的大韩庄建立据点。3月因进犯南阳，据点日军撤走时，把据点移交给皇协军团长阎升堂把守。他们到处拉人派粮，筑工事，修炮楼，明夺暗抢，人民群众饱受其害。这个据点也是新四军通向叶县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新四军豫中分区决定拔掉这个据点。经过侦察，1945年农历4月14日，黄霖司令员召开战前动员大会，作了具体部署。当日下午，新四军豫中游击兵团和叶舞支队，在挺二团政委邵敏、叶舞支队政委王泽民和支队长效信趁率领下，从嵯岈山出发，急行军百余里，15日凌晨3点钟到达大韩庄附近的赵寨庄，稍事休息，绑了两架梯子，迅速奔赴大韩庄，4点半钟赶到据点外围的小韩庄。叶舞支队两个连的兵力，从东寨门正面攻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歼灭了守卫之敌，70多名皇协军全部缴械投降。从俘虏中得知，敌营长尹德山回家未归，赵翻译去县城开会也不在寨内。与东寨打响的同时，挺二团副连长（突击队长）万书才率部队从南寨进行全面进攻，激战约一个多小时，大韩庄守敌的6个炮楼被打下5个，残

敌退入西南角的圆炮楼上。新四军战士冒着枪弹竖起梯子，英勇冲锋，但此时天已透亮，敌人已看清攀梯战士，守敌负隅顽抗，把攀梯战士接连打伤亡4人，挺二团一排长因爬树对守敌攻击也中弹牺牲。这时，我指战员考虑到据点大部分已被摧毁，守敌主力已被消灭，天已大亮，硬攻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撤出战斗、部队拉到大韩庄西南7华里处的山区张湾，刘沟村休息。

大韩庄战斗，虽然一个炮楼剩下未攻，但皇协军受到致命打击。当晚，皇协军团长阎升堂带一部分到新四军驻地张湾村投降。营长王凤祥也感到当汉奸没好下场，回家不干了，从此大韩庄这个据点也就不存在了。

围歼杨梦浦始末

宋嘉宾 整理

1945年杨梦浦任尚店区区长、县保安团第三大队长，网罗兵力约500人，盘踞在杨庄寺山寨（又称母龙寨）。杨梦浦派款拉夫，拦路抢劫，明派暗抢，欺压百姓，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

1945年7月，舞阳、叶县、泌阳、方城四县边区已基本由新四军控制，但杨梦浦还凭借这残余势力，遏止从崆峒山地区通往八台老翟山根据地的新四军部队。为了给人民除害，扫清障碍，必须消灭这股敌人。就在当年7月8日，新四军豫中游击兵团黄霖司令员率挺二团（团长张国平、政委邵敏）从崆峒山出发，行军到尹集西半坡岭，黄霖司令员做了战前动员及围歼具体部署，入夜，奔赶寺山寨，次日拂晓前进入阵地，把寺山寨包围起来，一个尖兵班控制了寺山西边的制高点，西南的翟庄，南边的叶楼、操占、晁庄、苏庄，东边的岗李、水田、北边的吴庄、胡庄、马庄都有我重兵把守。由于寺山寨的三面都是开阔地，不易攻战，为了减少伤亡，7月9日下午黄霖司令员曾派苏庄群众给杨梦浦送去两封劝降信，都被拒绝。最后才决定攻歼。

杨梦浦的武装大队500多人，分为五个中队，由李秀寅、刘发勋、杨德志、夏中林、陈老五分别任中队长，寺山寨驻着大队部和一中队共100多人，其它几个中队都分别驻扎在吴庄、龙泉等地。新四军经过侦察，决定把主攻点选择在寨东南角敌人防守稍差的陡峭地段。从寺山北面进行佯攻，牵制敌人。傍晚，围寨部队发起总攻，新四军首先与吴庄的陈老五中队交火，陈老五虚晃几枪就逃之夭夭。新四军很快接近寺山寨，杨梦浦把兵力全部集中于北面迎击。新四军主攻部队由政委邵敏、团长张国平带领，很快从东南攀登山寨。西边山上的我尖兵班从山顶猛压下来，北边部队也很快靠上梯子，攻入寨内。新四军入山寨后，点火为号，顿时敌军大乱，惊慌万状，乱跑乱窜。新四军乘机向敌军喊话宣布：“宽大俘虏，投降不杀！”敌人在我强大压力下，全部放下武器投降了。

杨梦浦负隅顽抗，认为地形有利，兵足易守，故作镇静。这时他正在地堡里抽大烟，忽然听到新四军已登上山寨，随即吓瘫在床上，连连磕头，求神保佑：“老天爷！保佑我平平安安，我为您唱两台大戏，许下全猪全羊。”祈祷未了，新四军战士已出现在他眼前，于是就擒。在往司令部押送途中，杨梦浦自知罪大，躺在地上不走，押送战士出于义愤，就地将他枪决了。周围群众得知杨梦浦被枪决，奔走相告，高兴异常。被俘士兵，一部分释放回家，一部分经过教育自愿加入新四军。至此，舞阳南山史聘侯、刘馨吾、尚振华、杨梦浦、阎升堂等日伪反动力量被彻底扫除。为新四军在舞阳、叶县、泌阳、方城等地开辟新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史聘侯和史玉亭

袁典卿

史聘侯是国民党舞阳县尹集区第四游击大队队长。要了解他的家世，还得先从他父亲说起。史姓在尹集并非望族。清朝宣统年间，史既安投在袁世凯门下，当过宣化知府，刺过摄政王载沣，但他不是史聘侯的嫡亲。史聘侯的父亲史晰朗，字玉亭，人称大掌柜，浑号巡警官。祖居尹集十字街路东，面临大街，座东向西，砖瓦结构的古老宅院，纵深二进，横跨七间，临街没有门楼，只是一排早年做过生意的板门铺面，这就是史聘侯的出生地。

民国初年，土匪蜂起，多者数百人，少者几十人，有的狐假虎威，连枪都没有，掂个竹竿棍，就敢绑票、叫场。有些本分良民被逼无奈，跟着当土匪的，也大有人在。

有一首描写当时社会匪患猖獗的打油诗，是当时徐芳洲先生所作。诗曰：“这杆儿出村，那杆儿进村。抬手就打，折骨断筋。开口就骂，舅子妻孙。拉票叫场，动魄惊心。黑的论两，白的论斤……百姓吃糠菜，土匪不断荤。”后来大杆儿一来，成千上万，多是鲁（山）宝（丰）郟（县）伊